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并增參

男

埴 埴 按

襄公二

經 乙未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杜預注

說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直造假事。意而城之。林氏。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始強。

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侯逃

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鄭伯死。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之不能敬天勸民自在言外

南遺爲費

季氏

宰叔仲昭伯

叔仲惠伯之孫

爲隧正

主役徒疏云五縣爲隧則隧正

當周禮之送人也掌諸逆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

之政令徒役出諸逆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

城費

使遺請城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傳言縣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馬矢之中昭伯乃求媚季

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

又豈象賢之子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子叔聘在元年言國蒙多

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

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

有底疾

皆德正直三
者以勝仁中
止不徒然照
之仁也無忌
之德高於韓
起
事君
即以仁序此

將立之代厥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書雖欲居衣
滿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疏云詩國風又曰弗躬弗親席
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
民弗信詩小雅韓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名穆子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宣子也與田蘇人游而曰好仁
起好詩雅小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助也景民為德所以恤民正直為正心正已正曲為直
大也參和為仁
參和為仁韓乃為仁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言起有此三庚戌使宣子朝遼老韓侯晉侯謂韓無忌
仁使掌公族大夫師安

宣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
即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重士不知士之能重卿

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魯。猶知易象春秋。或得力於田蘇歟。

委蛇者。謂其
之行也。人稱
行將則。雖好
息。其在此。而
蕭然。信至。而
階。微也。無
安於微也。容
於。而。子。形。容
故。妙。言。其。入
斯。時。時。階。時
受。貨。時。一。如
其。道。自。時。之
自。得。也。從。直
也。順。理。之。喻
而。一。子。橫
之。喻。一。子。橫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
成三。公登亦登。門內及廟門。公辟一等。疏云。聘。隨。公。迎。賓。于。大
年。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云。君。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
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也。君。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林。解。寡。君。未。知。何。所。吾。子。其。少。安。也。孫。子。無。辭。亦。無。悛。也。
客。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者。也。行。從。順。衛
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諸。侯。會。

則折也
則論也
精于說

則云哉君乃
正自盟之時
生無居往

屢師伐陳。國陳而不加兵於鄭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鄭。陳爲之梗。鄭不可得而圖也。故圍陳者。伐鄭之地。失陳者。鄭貳之基。晉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魯成公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

穆公

適楚。亦不禮焉。

及其元年。朝于晉。

鄭僖元年魯襄

三

子豐欲怨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

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瘡疾赴子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曰說悼公方圖霸業。初

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也。

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僖公子

三傳皆言弑而經書卒。蓋以瘡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圍陳。則救陳當急。乃濡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爲駢

弑聖人變文書曰。卿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鄴。蓋欲見諸侯。其志可予也。未出境而卒。其卒有故也。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爲加之如會之上。以如會卒也。而晉受其僞。赴弑逆者不見討。勤事者不見恤。又何怪鄆之叛乎。此韓厥授意。偃句贊襄荀偃。惑焉。而初政遂不足觀。木訥讀左不精。便欲鳴鼓以攻。傳異哉。

陳人患楚

楚國故陳

慶虎慶寅

陳執政大夫

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弟往而執之

使公子黃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

爲執

二慶使告

陳侯于會

解之

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

稷宗廟。懼有二圖

背君

陳侯逃歸

郕魯所以不書救陳傳言公子黃所以奔楚二慶所

以見

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中出而告急于晉晉不卽救也徒留陳侯會鄒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圍弱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陳蔡爲楚倡鄭之要路楚所必爭而二國贖楚者彼豈不知尊王之爲美哉以密邇于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虜于楚穆侯而後爲楚屬國齊桓創霸侵蔡伐楚蔡雖潰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至也晉文溫及翟泉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微舒弒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兕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霸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葉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蔡皆爲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遞降者也

經

而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

蔡公子魮

莊公在晉晉悼公勞諸侯唯使大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

人于邢地

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鄆。

晉侯使士何來聘

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莊公解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專其多少業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諱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辟罪也如罪以戮之補法

孫擊孫強

俱子狐

出奔衛

僖公行事未見於傳。初不禮於子豐復不禮於駟駟遂弑

試沐初開衣與欲舉物未嘗無人手應出視殊不可

天爭之也

晉耳早爲子產窺破子國云國有正卿顯指子駟以止子產直言賀禍期時述已得陳將次國鄭靜以待之猶懼不免而遽興無名之師伐其與國以起兵端聖人之所惡也傳叙子產之言而義自見

五月甲辰會于刑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卓氏

謂正悼公之遣嚴駟來也按當并合邾伯備以晉侯會之今並作與會是大夫得以會諸侯也

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賜命

獻蔡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賁貳敬曰齊桓官受方物亦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

也晉以強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而諸

侯有二王矣觀於子產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者。其爲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方責諸侯之不親會。是明以諸侯

屬晉宜庭宜享也。豈可爲訓耶。

莒人伐我東鄙以殲郕田。

莒既滅郕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同也此則莒以兵

滅郕明矣執謂其以子繼郕耶

秋九月大雩旱也。

秋九月所由來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游子青子展子午欲待晉待晉來牧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兆

也云詢也。謀多職也競作羅言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

之多遠民解解之主謀多有族事也無成民急矣。姑從楚。

唐陽周曰此篇叙鄭人從楚第一段謀是楚也若他則從楚三

10

云謀夫孔也多是非相亂而不威用不集言盈庭謹敢

衆謀之非
在相斷更不
計他人亦未
議

提出侵襲見
啓蒙子楚君
全罔焉香

蔡頤起手一
筆

執其咎

言謀者多若有不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

邁謀謀于路人也

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補正古人有以匪請

從楚驛

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敷作匪交匪敷是也

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駢大告

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

采騶特楚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爾注索取也言以

討于蔡獲司馬步馱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也兵于

蔡焚我郊

郭外保守馮也

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遑

也啓慮以相救也

啓曉也說云李翦也焉傾覆無所控引

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僞人也

愁痛不知所庇

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伯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

不告如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

見計

亦不使一

於欲字即結
起處兩欲字

介獨使

行李行人

也

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爲明年晉伐齊

邢邱之役駢奉五歲幼君朝晉獻捷自以爲大功晉必待以殊禮而晉人處之漠然也夫其君無禮於駢猶手刃之何有於隣國卽楚叛晉豈顧問哉襄二十二年子產云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此卽駢貳僖而簡公立也又云我先大夫子駢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戲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卽無禮於駢也此卽邢邱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未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益與其意相忤蓋怨晉者深思援楚以拒晉而辭氣亢厲身在

其咎而不辭末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
實爲怨歷叙已之愁痛窮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合
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邢邱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
楚師遼遠必將速歸驂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謝公此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標有梅

詩召南標有梅盛則有嘉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及

其討鄭取季武子曰誰敢或言誰敢今警於草木寡君在

其汲汲相赴

言同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君君之臭味也

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詩小雅取其兄弟

賓將出武子賦形弓

天子賜有功諸侯之

婦無相違矣

賓將出武子賦形弓

天子賜有功諸侯之

宣子曰城濮之役

在僖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先君守官之嗣

注云以事實
宣子賦標有梅
對鄭以承命
其汲汲相赴
知禮之聲怡
好與賦角弓
相對
因擇標生此
草木臭味因
弓以生此
弓以生此

知禮
也

也敢不承命

言已嗣其祖父先君守

君子以爲知禮之義

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

宣子來聘其齊請師而賦詩見志遜順自將武子答賦親如臭味未以匡王室者彼此交做大戰藥然晉悼錄志繼霸雖庸鄙如句克自奮焉如此

經丁酉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

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鄭

地。許

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桑喜

子爲司城

以爲政

莊解知將有火災使

宋災一作樂
莊爲政頃起

伯氏夫宋大司里孔疏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火所未至微小

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奇揭具經任在波發。委青木揭九

古反預備水器。鑿戶暫反。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

巡行丈。度城繕也。守備。行度守備之處。表火道。火起則從其

使華臣。華元子。具正徒。從徒也。司徒之所主也。疏云。司里所

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令隄正。官納郊保。奔火所。疏云。此

天子之選人夫五。為縣五。縣為遠郊。內屬。鄭。使華。閱華

外屬。遂郊保之。片既遂。故便隨火所起。奔火救之。使華。閱華

元子。代元討也。右官官。凡其司。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

向戌使樂適司。凡刑器亦如之。刑器。刑書。疏云。刑書必載于

左師。使樂適司。凡刑器亦如之。刑器。刑書。疏云。刑書必載于

二師並視
庚一段是用
以視六

上三股是敘
事下一段
是議論亦前
敘後護

同云背候所
相傳之

具其守此武廟也使西鉏吾大庠府守周禮太宰掌建邦
 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政典刑典事典益其事職之于書故使其官守
 寺微宮皆掌宮二師左右合四鄉正夫敬享祀也
 人微宮內之事二師也
 夫寧鄉鄉一人云六鄉即以鄉爲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
 鄉正則宋立四鄉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也享獨祀羣神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曰城以禳火盤庚敗于西門之外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曰城以禳火盤庚敗于西門之外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曰城以禳火盤庚敗于西門之外
 土積則爲陰精結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凡天災有常無
 姓凡馬祀聖庚皆非此祭非鄉正所爲文承二師令下亦
 是二師命之不吾侯問于士弱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按鄉先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呀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鵠火心爲大火林歷古之火正掌
 祀爲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味鵠火南方柳星也取以火正
 禮食于大火之心是武以火正配食于鵠火之柳星季春建

馬云從可知
仇到不可知
作結乃翻達
一步法以一
句之應翻達
一論大實得
其意處有疑
張第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災之月大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水是謂出火季秋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
味竹又反出尺陶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之子居商邱傳
運反內音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之子居商邱傳
今爲宋星然則商邱主辰辰大火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祖也始代閼商人閱其
禍敗之彙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會孫代閼伯主
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按杜云閼伯數也疏
云穀謂閼伯也禍敗即指火災言商人歷數火災之問時必
始于火火謂大火也心爲大火樞爲萬火蓋以心星有
變必有火災是以日知天道之有憑也日知者星變之日
即知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則災變亦
可必知不

樂喜以司城當國預知火災占得之也其占法不傳救火
之政分作三段皆未火之前號令官屬以爲備火之用此

處於東宮下
接始任二字
便見鄭然一
別竟爾長辭

鄭裨竈魯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行之無疑故晉侯謂
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有殷至宋世掌其
占末言有道見宋平君臣扶盟主獎王室人事周詳法制
世守而子罕之救火條理秩然亦有道之一徵也左氏叙
火三魯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

太子宮也穆姜淫僻如欲廢成太子故徙居東宮學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三

艮下艮上且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

之八疏云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

老陰其爻皆變也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

為占占七八之爻此筮遇八遇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

接八不變之爻也云艮之八者史見艮五爻皆變謂當占其

不變者杜氏雅用三易先備多以為穆姜云周禮大卜

雜三易之法此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

與屯悔。疎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史曰。是謂艮

之隨三三。故史以下。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隨其出也。史

隨非附。君必速出。姜曰。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孔疏。易。隨。皆。以。變。者。為。占。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若。二

爻。三。爻。皆。變。則。無。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象。辭。故。姜。亦

以。象。為。占。史。據。周。易。以。折。之。元。禮。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是。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無。四

無。咎。明。無。四。德。者。則。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身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

利。棄。位。而。姤。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就隨象而
分疏一
二句折轉頗
作
就已德說節
節與象相反
直云亦位而
欲思見德
之求出一

傳著眼在始往而筮之一語始往者初幽東宮時也其言曰我婦人而與于亂四事自責固已罰艾交深夫母有悔過之心而子無迎母之意人了之禮缺然其忍之乎然予於此有疑焉成十六年行父歸魯傳但云殺公子偃而未嘗云幽穆姜或曰爲成公諱也不知宣伯逼於穆姜傳明言之無所爲諱也蓋刺偃之時公不忽幽其母故行父不敢逞志越二年公薨襄公僅四歲於是惟所欲爲而姜幽矣前此齊姜用其美槓定姒幾不成喪權臣心目何有幼君故死則尊夫人之名而生絕其養死則耐宣公之廟而生播於宮夫然後使知從前之欲殺我者適以自斃也此行父之志也

此是晉懷公
言妙從楚
臣說出

其士競于教命
其庶人力於農穡
收曰農商工阜隸不知

韓厥以下從
御讓于善句
抽曰詳言之

總求

卷二十一

五

三

秦景公使士雅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舉不失選

得所。官不易方也。猶宜其卿讓於善。獲勝其大夫不失守其職

其士競于教命。奉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商工阜隸不知

逐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營寨焉，以為政。代將范旬少，于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何佐中軍韓起少，于樂廩而樂廩士

紡上之，使佐上軍。樂廩將下軍紡紘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

賢而為之佐。武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勞官相讓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臣楚子驍不立晉之朝，晉

此當與楚之戰，參看樂武等能歷數楚之刑政，本末無不備知。

有懷心之臣，互相觀兩國之政，所以二強國而立百有餘年。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以伐鄭為主
分兩路各
首段是周鄭
寫諸侯之師
分作門晉一
氣起劉師于
泥縣出圍鄭
十分兵勢想
以諸侯皆不
欲斷一句折
轉方見知武
三分四軍之

秦援秦人侵晉

陳傳不書至十年始書之

晉饑弗能報也

為十年晉伐秦時

傳惡秦也。子戮語中寫出晉君臣一段賑興氣象。且云事之而後可。此自爭霸以來齊桓之所不能得于屈完者。非悼公之極盛乎。經不書伐晉。以其侵伐不足輕重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偃

士句門于鄭門。鄭從中軍也。三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

起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也。三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

門。二國從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

也。甲戌師于泥。泥鄭地東泥。令於諸侯曰。脩器械。盛餼

糧。餼乾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

圍鄭。建緩也。青過也不書。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偃曰。遂

圍鄭。建緩也。青過也不書。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偃曰。遂

楚國勝算

韓子言用
此法而楚于
是病此制人
于不顧者

次段是與鄭
云鄭服也
經同盟之義
而敵國輸誠
長爲不侵不
叛而敵者兩
兩相岐反說
出一番惡情
沈痛之言鄭
何嘗服只得
盟而還草
草結局方知

言之利事

卷二十一

三

國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收鄭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爲三部與諸
侯之銳以逆來者也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三來故曰不能猶
愈于戰暴骨以還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也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言當從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
子驎公子發公子嘉公子孫輒耳公孫莖子公孫舍之
展及其大夫門子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弱爲載書盟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之罰公子驎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猶聞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力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

知武修德息
師之說實中
事機

固篇以知武
爲主全神直
注篇魚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整隘猶委
無所底至也音旨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此盟如荀偃曰改載
誓于鄭亦以所言載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若
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歸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

傳予知武子之善謀也三駕服鄭之旨此篇挈其要領其
至勝有二一則三分四軍已不勞而楚自傲一則脩德息
民威以誠而鄭自服三篇總不出此說者謂楚莊有道氣

夫莊伯猶之猶有何道氣其唯晉庫公乎不急於戰而
積誠感之也其唯知武穆莊平不忍暴骨以逞并不忍使
人暴骨而有志脩德也楚莊勝晉之後曰二國暴骨曰民
何安焉語語都是飾說欺人知武子未戰之前曰暴骨以
逞曰我實不德語語都從心坎流出一偽一真當從本來
處辨之傳鄭服也三字是晉人告諸侯之辭其實鄭之
不服晉人未嘗不知也子駟盡情發揚以洩其朝晉不禮
之憤末以有禮與強兼說令晉人自悔其從前之不禮也
知武明於自責結盟而退曰豈禮又曰非禮何以主盟則
駢叛晉之由皆已心會或曰駢爲弑君之賊豈不懼晉人
之討然彼已料及之矣苟偃依然軍帥苟瑩亦同逆君豈

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絕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閭

月戊寅濟于陰阪

弟侵鄭

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吳

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

爲閏則後卒者自然轉日爲月

次于陰口地名而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豈十二月五日復召諸侯伐

鄭一也方黃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寒之二也前

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並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

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二

月後無閏月是月無戊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

三門事晉原本書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刪

則云明是許
盟知說豈故
者之既云不
肯却說背之

時公年十有二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
則事霸最殷故晏於河上咸其勛勞相爲慰藉閒談致問
遂起冠具蓋兄翁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
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說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衛
成之廟想見齊衛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衛君晏好一
層總因霸主得志同姓輯睦肅然行葦扶杜之仁豈如楚
子重之強冠蔡許二君哉而說者謂晉悼公魯人媚晉
又云恐其未冠生子皆謬也

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喟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收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可也上重唯
下重
五氣實

荆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
之。神。神不獨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大楚
夫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楚王王未能定鄭
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斬不必以爲口血未乾而背
之矣。子駟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爲從楚之由而
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
晉也。楚不敢爭鄭。迨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
駢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駢弒晉之賊也。舍之能取駢誅之
則內賊除而外寇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聽其主
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爲。或曰駢當國非易誅也。當

此等公立伯
其是備用足
其四字
其方知和
其不是倫安

請之晉人予謂後此羣公子之餘黨因尉止等而尸三卿
子展如能討賊又何煩晉力哉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輸積聚以貸輸盡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亦無困人不置

公無禁利與民亦無貪民禮讓所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樂

省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向三駕三典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

復伯悼公

晉侯謀息民知整謀之也魏絳是養絕好幫手豈知絳不

盡未能竟其底裏而絳之於楚則深知之故彼以此謀此

卽以是請纓見脩德息民不徒托之空言也傳二十七年

楚子圍宋傳云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霸而襄公以下靈成景厲皆不足言

經

戊戌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勝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莊解吳子在相晉以諸侯未開諸夏之禮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

吳也祖楚地按今山東嶧縣洳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高氏曰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轅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轅

勝上稱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轅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者非卿故○戊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虎虎

半不復爲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舊晉成而不叙諸侯○杜預壽夢吳子乘服虔云

傳十年春會于桓會吳子壽夢也○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

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補正三月癸丑齊高厚高固

古莫降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吳子未至光從地道與

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指侯會遇非本地故

不書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

四月戊午會于桓也○經書春秋始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

傳云會吳子壽夢也見吳軍盡出其君親臨神注在滅偏

陽○晉荀偃士句諸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書事晉而向戌

附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四月圍

師成無功怨
請封邑見尔
日大夫之病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十一年 襄公十一年 襄公十一年

聖者是一篇
主上牛馬
是不充爲笑
下牛馬是充
之不武
陳而固曰並
父拉取而水
忽見叔梁紇
獨名其能
有縣布其買
門上則扶
門從其父
中看出
三人一步一
賢之父在焉
未出山蓋父
生不殺事仲
尾則二父已
在焉

之齊克孟氏之臣秦董父獻子宋臣謹輦重如役以從師車偃
湯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林解縣之士耶人
紇帥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疏云名紇字叔梁扶之以出門者門內者言紇多在
力扶衆縣門狄虎彌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
出在內者益以大車輪索甲代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孔
大橋之用以示有力虎者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孔
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數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
高九尺父長尋有四尺車載常樂於父四尺八尺曰特俗尋
日常則較長一丈六尺百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人爲隊言其賞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也主人縣布以誅外勇者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
縣之蘇而更生而復士者三主人辭焉乃退辭謝不復縣布
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
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實至庚寅二十五日

子一

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故曰請班也師知伯荀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便何之則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改之

為鳳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武無

功可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余老

也可重任乎不任愛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

不克五月庚寅月四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矢石

甲午滅之日八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

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貺如之言見賜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按向戌自少師為賢行華元早

皆相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云皇

許河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云皇

言中國而
以失傳不敢
滅而納諸
人皆所切
勝之不武也

求言之後廣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呂說知中國自相
屠戮之恥故掩蓋其名曰夷俘按使周內史者蓋遮其專封
處處以王命服赤亦衰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嘉其生
世之禮非謂其合義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嘉其生
秦不茲事仲尼言董父以力相尚子

此滅偃陽傳經于是役罪之而未嘗不原之俘人之君殄
人之國罪之可誅者也因吳人犄角之勢通吳晉往來之
道取偃陽歸宋以援彭城而晉不自有則情之可原者也
經將滅而曰遂傳曰言自會也蓋蒙上會吳之文也偃陽
之固聚列國之勇力久于城下攻之不克使楚以一軍救
之偃句雖胥矢石亦無能爲而楚所以按兵不動者以吳
人之駐師爲晉援也傳處處明偃陽之固正見楚人畏吳
而不敢救其發明遂字之義精矣

吳師方退楚
便仗未以其
受偏陽也可
知不致偏陽
全懷吳師

驛云往亡不
利曰我往彼
亡遠克之此
國反其辭次
也強者之心
雄畧

六月楚子囊鄒子耳伐宋師于濬母宋地○曾子夷午圍宋

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鄒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子

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大皆以爲

然○故鄭皇耳○皇耳子帥師侵衛○楚令也○接是時楚人已命鄭伐

文○杜云○兼受楚○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古人讀雄與陵爲韻

陵是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太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剌○林父獲鄭皇耳于大邱

驍決意從楚。卽反覆受盟。亦不過藉以令國人堅從楚之心耳。況伐衛之師。楚已命之。至此反以爲國病。而逡巡不前者。何也。蓋明知楚命難違。故作退縮。不前進。諸大夫國人皆以爲伐衛必不可緩。而後從楚之志。逼國同之矣。未述定姜言見鄭卿之謀國不如衛之婦人也。

秋七月。楚子囊鄒子耳伐我西鄙。還國蕭。邑朱八月丙寅克之。

補注伐我無不齊之法。陳氏槩謂不悉書非也。楚竊志在國蕭。以退爲進。非責伐魯故史不書。九月子耳侵

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爭已甚。周猶不堪。况

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驥子國子

也爲下盜殺。耳宋取故知三士在共焉。

三大夫傳。楚得陳。又得鄭。蹂躪中原。烽火及于魯衛。

作亂根由通
下三千職字
見五族止繼
子駟一人有
非有人欲代
之執政何故
波及子國子
耳也雖有六
卿下子展
子歸獨叙子
國子并增殺
明在子孔下
君不足忌也
三人死畜子
孔知之者明
其知而不言
也待盜無大
夫者明諸賊
皆無能為非
司徒制度不
能一朝而尸
三卿也書子

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事也
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
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宮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
伯以如北宮子孔爲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子西子駟子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爾無陳說再釋書盜例子西子駟子
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爲門者門也零司官具朱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
尸而攻盜于北宮子燭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止司齊子耳奔宋子孔當
國代子爲數晉以位岸聽政辟孔使子孔好專權爲盟載之
書曰自平無諸可以下皆以

西子產國
明子孔袖平
明觀者子孔
憤國明子孔
快心滿意也
憤國後即爲
載者子產勸
焚之通下解
飲字者明子
孔爲鬼爲婦
遇子產而肝
胆畢露也子
孔於是表其
懷求只得什
之解而純
門之辭所由
復起也

位之大夫。大夫請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
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
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子產曰衆怒難犯
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
所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于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駢立。意從楚。其宜討久矣。尉止。華欲報私讎。潛通子孔。揭
竿而起。遂誅子駢。而并及發與。輒然傳不云因子孔。而云
因公子之徒者。蓋以討賊爲名也。駢實弑僖公。子狐子熙
輩思討之。爲駢所殺。其徒猶有存者。故挾之以討駢。暴其
弑君之惡。名正言順。一朝而尸三卿也。經何爲不以討賊

于退而不進
直犯其鋒
救之為晉之累
十一月諸侯之師還
而南。至于陽陵。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荀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水而
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讎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從猶退也楚必固我。猶將退也。按退字指晉師言晉師退
有威。行四。字末。既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必固我言必不能救而
夜。如之。樂廩欲伐鄭師。伐者荀楚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楚人亦還故也

卷二十五
直犯其鋒救之為晉之累十一月諸侯之師還
而南。至于陽陵。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荀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水而
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讎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從猶退也楚必固我。猶將退也。按退字指晉師言晉師退
有威。行四。字末。既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必固我言必不能救而
夜。如之。樂廩欲伐鄭師。伐者荀楚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楚人亦還故也

陳生孫心子
我為晉所執
乃取平政又
飲奔晉耶

晉師伐鄭師于牛首。適鄭有盜殺三帥之難而悼公按兵
不動。城虎牢而戍之。使之來盟。豈非弔災恤難之意哉。夫
子繁虎牢于鄭。若曰此鄭之虎牢而諸侯代為之戍也。取
于鄭之時。即將歸于鄭也。經深予之。而傳曰將歸焉。可謂
曲盡經義矣。迨楚師至。繁厲將獨進師。而子矯料其不戰。
隱然與下知武之言相應。隱又請戰。知武乃明白言之。其
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此十四字。都從鄭
臣民心腕中體出。與子矯所言更為曉暢。文襄繼弱從未
有恤小國至此者。傳大書特書。以見晉君臣卓然如是也。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二子王王右也。伯與王叔陳生怒而
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說王不入遂處之叔

汪云若歸之
下竟接合要
了無生趣得
軍門語生出
一篇妙文

先相開軍門
開寶殿直視
軍門開寶殿
其四子而
以子之身攻
子之身終不
可也

河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率
臣與伯與之大夫瑕禽。伯與屬坐獄於王庭。夫命婦不躬坐。
大夫對爭曲直。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軍門閭賣之人而
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軍門閭賣，小戶穿壁爲戶，上說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
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
其職。旄，赤牛也。舉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難疏。曰：「世世
云：『德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旄，居也。』」其旄，赤牛也。舉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難疏。曰：「世世
無失職。若軍門閭賣，其能來東底有也。」乎且王何換焉。
若貪賤，何能束東使王。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暗成。暗，時
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官之師旅不勝其富，皆受賂焉。
刑放於寵。按故專主也。
無節門閭，賣手。官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也。
故使吾貨，唯大國圖也。

開王叔半
與新雨香
作對極
供狀便誤至
台要方是供
親也

何謂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習亦右之所左

宣子知伯夷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于王疏云人有左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古不助者爲左

使王叔氏與伯夷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是臨之要約。知今與終也。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辨。若伯夷離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與其要契之辭也。王

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叔代
王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于王。疏云：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部兩相是臨之要約，如今契券也。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部兩相辨者，伯與離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與其要契之辭也。王叔拜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此以王右伯與爲主，結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正與此應。陳生伯與爭政，王何以右伯與？蓋陳生之惡史狡發之也。按周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凡生殺予奪，皆得察其中。否，陳生之貪墨，政刑皆舛，狡爲史官，言於王，故王惡陳生而右伯與也。陳生怒非怒伯與，怒王也。乃殺執法之士，媚貪橫之臣，政不綱矣。而陳生急欲奔晉者何也？前此王孫

蘇與毛伯召伯爭政遂殺二卿士蘇奔晉士會復之定王
拱手以聽晉人之逆執朝權也豈一日哉王恐晉人是非
不明又將復之故以陳生之罪告於晉晉使士匄平王室
而瑕禽所言政以誦成刑放於寵者與王言不爽故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不然王右伯與士匄何由知之哉及
陳生奔晉而晉終不能復使歸周稔知陳生之惡而王怒
未可平也若晉王之不能自制陳生及士匄之僭妄則
周景象由來已舊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堉 堉 技

襄公三

紀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莊公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

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邾世千光至桓在莒子之先故晉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

于亳城北餘地代鄭而齊同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提出平武子
恐有所歸

便有於此
民不從一居

說伯小邾子伐邾邾公三母之三會于蕭魚鄭地鄭厲南
序續公至自會以會至者說兵。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公孫

也。伯有。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莊解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

以征伐季氏季氏專其民人故魯立中軍因以改作通說或謂

公徒三萬鄭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三軍魯有之何以謂

作不知凡幾成數皆舉所近者皆魯三軍是三萬七千五百

人大數當為四萬此可見領借公曰公徒三萬止謂二軍矣

告叔孫穆子曰謂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山一家各征其

皆屬公稅其民以分賜魯臣今武子欲分民即屬已已所

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皆無所稅其家

屬不入軍者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在此時孟獻子出

乃稅之耳侯曰勢必與之為兼并之計不能者不能如此送已也武子

故要以明神陳告於衆此自為之愈多豈為公室謀哉武子

國南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偃閑偃閑之門

以燬子之野
季所制而
可歎也爲中
並不取及
比只使半
爲臣一語取
之獨少其
咽於其
自在其外

詛諸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孔疏往前三民皆屬公國
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乘邑之民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
七乘之類令既三分公室所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
乘故各自環堵舊時車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微邑入者
無征謂其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納也不入
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其一疏云
叔孫氏取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
半如叔孫氏取又以半歸叔孫氏使盡爲臣蓋取子弟以不
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爲臣其父兄歸公不
然不舍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一

求則堂曰折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看僅
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踴扈之戒

賀養敬曰伯主不以爲計蓋各國之強臣實陰便之也孟

獻子魯賢大夫也畜馬乘之戒聖門實採焉然而公室之

分身親爲之則社稷臣蓋難言哉

經書作中軍誅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

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

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卽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

役昆之入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

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

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

君無軍也。罪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有地有乘，卽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廬舍，卽懷季恩，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公及二家不倍征季氏安得驅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俟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卽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寒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視入季爲樂，土區德怨而

晉三執政
皆死而晉之
穆建已早

前篇猶出子
屈之謀此則
前一呼起
後二段作應
諸大夫與執
政執爲一氣
更無懸毫異
以云小國以
危伐諸國今
以伐爲諱

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民皆執冰而踞其所由來者漸矣。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言當

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國與也。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使守疆場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霸義謂可。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

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夏鄭子展侵宋。以

取諱。

不求免愈

徐退山曰晉
禁鄭在子展
鄭之中

注天合十三
門濟侯伐鄭
武先至成
軍或同至成
南分東西
北爲得兵

諸大夫立意服晉。然晉伐鄭不疾。則楚不能避。無以拒楚。
于是謀若何。致晉之急伐也。蘇灼見悼公伐鄭之心。非有
所慮其城虎牢之心。非有所利。夫不以伐爲可憂。而轉以
不急伐爲可憂。悼公駸駸乎仁義之師矣。子展兩次之謀。
傳並書之。以見鄭之服晉。再三圖之。而出于此也。又以見
晉侯深體其心。屢盟屢叛。不以爲怨也。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於東門。
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其莫晉荀偃至於西郊。東侵晉
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偃至於西郊。東侵晉
許之舊國。鄭新邑。疏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
於北林。師於向。西南有向戌。右還次於瑣。北行而西。爲右
國鄭觀也。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水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併於獎王室。而鄭無一言。不比戲之盟。反逼出其一番痛憤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于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

傳見秦師之實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從腹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乞旅于秦。知楚已不敵晉矣。二國之師方至。鄭伯出逆與之伐宋。更無躊躇所謂楚臣吾又從之。從楚愈易。正服晉愈深。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從。來故曰悉師。

鄭人使良霄大宰

石癸。

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

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戈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睦。或執殺之皆

江云所謂疾而擊矣。楚曰乞旅。晉曰悉師。皆然。

汪云自後蔡以來至此方一齊收拾四國子產之言能不明其先見又云伐鄭大備有偏于韓趙口中取明且語意則雖亦急欲息有矣

以爲調也既成而後告故齊在蕭魚下石與焉介故不書

此皆將服于晉皆絕于楚也又開出兩路玉帛緩晉文德

懷之威武攝晉武功廢之而楚人計窮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補注外泄盟雖伯主史不書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

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叔肸告于諸侯使叔肸亦公使臧孫

乾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有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乎之功則叔其罪人德義如是不能不承命

出盟鄭伯入盟晉侯正敵國之禮不敢一毫矜張赦鄭囚

禮而歸之皆深鑒於不禮于西之失而修禮以懷之也然

畢華應禮字。而平邱之會。却不叙明不禮。至于產于微朝。方補出。豈平邱義在命朝。勝之數。不得雜入故也。

傳曰。三驚而楚不能與爭。或曰。亦三驚而不能與楚爭耳。予以爲非然也。聖人之所惡于楚。爲其竄伺周室。而淫名以逞也。爲其憑陵小國。而塗炭吾民也。使無城濮之戰。大創楚師。則驕兵問鼎。不待旅矣。然而聖人不以城濮之功。高子召陵者。以晉文戰而勝楚。不如齊桓不戰而服楚。聖人之仁也。晉悼之強。八卿之睦。楚子囊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與楚決戰。豈不有以勝之。而悼以誠感。未嘗戰楚。并未嘗嚴鄭。初師于牛首。繼觀兵于向。卒觀兵於東門。合十三國之師。未折一矢。不戕敵一人。而楚歛兵不敢爭。斯第之

此字抗
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
詩曰樂旨
君子服

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服。

天子之邦。詩小雅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敗績也。嚴都遇反。樂旨君子服。

祿彼同也。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與夫。

樂以安德。和心也。其義以處之。史位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所

行仁以厲之。周風而後可以殷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

也。言五德皆備乃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

以此規公。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孔疏傳五年傳

三望。藏于盟府是司盟之府。寧藏功勳典策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終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禮也。功則賜樂。

魏莊之才識在知武之上。知武止謀一節。費盡心力而莊。

魏莊之才識在知武之上。知武止謀一節。費盡心力而莊。

子志在得陳則鄭不威自服。觀楚之急于陳而親于鄭。亦
可見矣。知武得鄭後。亦遂無事。且未聞請命于周。其尊周
之志較桓文更微。此番三駕服鄭。絳箴之以有備。進之以
義。禮信仁。而以殷邦來遠爲究竟。推其意。不特服陳蔡服
鄭。且諸小國盡欲厝諸衽席。而不受屠戮于楚。夫然後對
揚天子而無愧也。今棄陳歸楚。遠方小國皆受楚傾。則君
以爲安樂。吾以爲憂危。其病在不思耳。思則有備。備則無
患。莊子灼見病根。極力規諫。而無如舉朝之泄泄也。嗟乎
以悼與瑩之明。而知絳不盡。遂使英雄展布得半。而止君
子之所以悼。歎其屈于知己也。迨知武卒荀偃相莊子。急
孤絕口不談國事。以爲諫言無益。賈禍有餘。則楚之遠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國也不替救鄭已屬晉無所救而傳秦
不加兵於晉。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二十年矣。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地
反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秦不書敗績晉敗易秦而敗故不告

前傳乞放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善用其
少。鮑先與魴戰。武旁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
絳曰思則有備無患此師不思而無備有患之一端也。

總

庚子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南。勅才反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莒邑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郕即此

子書是年雖入郕而未能有之。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
昭元年季孫宿伐齊則又屬魯。

九月吳子乘卒。子諸。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立。

清金書國合
武子乘其虛
以入鄆即國
魏校趙之射
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固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莊經

入鄆報

取其鐘以爲公盤。

孫經食器也按季氏歸地于已而以小物能君

或謂經書遂者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閭外之事。凡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胡氏曰專制閭外之事以境外言之。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敢爲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過故曰

禮經臨臨哭也。願傳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向其國同

吳始赴臨力齊反姓于宗廟。所由王宗于祖廟。始封君同族于廟。廟司族謂

高祖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萊昨祭臨

于周公之廟

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

家則堂曰楚方盛而吳能與之爲敵有功于中國甚大。嗣子請樊讓國于季弟札兄弟交讓有泰伯之遺化焉而壽夢之所以齊其家者可見矣。

冬楚子囊薨齊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

在前年按楊梁地名在臨德府城東南

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

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亦不敢

娶故曰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

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

樊光曰古人謂姑謂姊妹若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

周大結成之爲十五年劉夫夏逆王后傳

王靈雖替諸侯猶知盡禮皆霸主之力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紡之辱禮也

士紡聘在此年夏按公如晉亦世之所謂禮也

秦嬴婦于楚秦景公姊爲楚司馬子庚子午聘于秦爲夫人

率禮也

諸侯夫人父母既歸寧使聘故曰禮陳信言秦楚合

秦嬴妹楚有年而傳不替者齊景與吳昏而涕泣秦景與

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羞惡無足齒也而必書

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城濮踐土共獎王室秦景棄晉

卽楚締爲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黨惡

之罪所當誅也傳敘一瑣事而前後秦師之由皆攝其中

經

丑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社解小國也傳何目書取言易也。音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齊卒

成二年大夫盟于弔。共王卒，子康王始立。

冬城防

城氏

四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嘗勞于廟，禮也。杜預：時勞

厚禮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公朝于晉而獻子嘗勞，知策勲非進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嘗功于廟也。趙伯循謂非有年伐何勞之有，按當時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爲勞。

公朝晉，屢矣。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誇蕭魚之功，且

歸功諸侯，故公亦反書勞。

夏，郕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郕，遂取之。魯師

不私郕，不滿二千。凡書取言易也。勞雖國亦曰取，猶言根牟。

五言人，不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勞雖國亦曰取，猶言根牟。

難重，邑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嘗勞于廟，禮也。

○赫晉魯間小國乘其亂。誦爲救之。因而有之。書取傳曰易者乘亂而取之不勞而得也。

荀愷士魴卒晉侯蒐于絲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

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荀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七年韓厥老知諸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請從伯游

初假將中軍士勾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樂厲以武臣界敵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看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佐之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晉亦如故，絳自請軍。新軍無帥，皆遷晉侯難。

其人使其什吏卒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禮疏云什

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而民治什吏司馬法十人之什執紼而人之什執鐸千人

從漢學引出
善從非遠出
出刑善從人
臣引出人刑
俱作鼓之筆
詞錄鼓之筆
文情極其美
強

之帥執鼓萬人之
將執大鼓是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屬為沐弗敢違也。按已上

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按承上文宣子

讓為善德人之所法也，苟能法善則晉國一人刑善百姓休

以平數世賴之。此倒裝文法，就大槩說。一人刑善百姓休

和可不務乎？謂君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

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

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讓，愚黷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者稱

其功以加也。陵。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是以

其功以加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能為伐，是以

作四所對寫
此亦起地停
一六有子然
一五以第
一四爲後
一三之提筆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故。恆
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肯。故讓之。
以爲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爲之。然則讓
善之時。豈有爲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
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
可通。蓋知武初卒。善政猶存。前此夷之蒐。三易中軍。激成
變。正由不讓之故。而宣子初則讓中軍佐。至此又讓中
軍帥。而不居。豈耳目一新。喧傳列國。以爲衰世得未曾有。
故民以大和。諸侯遠睦也。然悼公用知瑩。而伯盛用荀偃。
而伯衰。偃句附整。而事事有功。偃句自爲。而種種悖謬。此

晉事之轉局也。新軍無帥不立。想見慎重。然知魏絳之賢。不擢中軍之帥。則悼公之用人可知。故蹇死而偃句皆橫。明年向之役。句擅執人於會矣。又明年伐秦。偃言。惟余馬首是瞻矣。甚而偃助衛以逐君。句且逐盈以構亂矣。所謂數世賴之者。安在哉。而其弊總由於不讓而爭。傳述君子之言。概過宜子。申明人臣刑善之效。又言人君刑善之美。一讓一爭。昭然法戒。蓋於晉事轉關處。兩兩對舉。以見自此以前。爲晉王攘楚之晉。自此以後。則爲求盟薦女之晉也。傳有餘慨已。仁山謂魏絳之能。不以爲帥。諸卿讓善亦不之及。擬諸馬謖善謀。使爲將而卒敗。晉悼庶幾無孔明之失。愚以爲不然。荀偃。亂君之賊也。悼公善政。不終由

汪云委知沈
非梅嶺交結

于慎用此人若魏絳爲司馬斬楊干之僕上諫獵之書
和我之議脩德息民救陳服鄭悼能盡用其言功業豈止
于是哉蓋句素比偃首倡棄陳正與絳忤絳位卑而賞厚
早爲諸臣所忌且服鄭之後君臣晏樂賄賂公行而絳方
規以遠大休以憂危爲諸臣所惡聞亦非悼公所樂聞也
此句所以不薦絳而諸臣俱未之及乎偃句之後繼以趙
武驪起而分晉之局已成故晉之亡不亡于三卿分晉之
日而亡于偃句用事之時此興亡一大機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教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謂爲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邲
在成十
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卯也大多矣若以大夫之藍獲

以有通起以
如過結楚子
如句是楚子
如府結却都
是共
是兩以杜其
王云知其通
字括上則
通則一共字

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

謂祭

寵多之事。

爾注王若虛曰

楚子若虛曰

稱也。是云墓穴也。杜訓爲長。

所以從先君子廟廟者。

從先君

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

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曰。君命以共君之何毀之。

君之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赫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

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楚共承莊之餘烈。蜀之盟。其欲遂延然求卿而以昭與田。

傳言子

南風不競矣。晉悼之興。非子囊持重。相時則其厚社稷而

爲大夫憂者。豈獨鄧瑤。陵茂傳言子囊之善。非徒以其謀諡

之忠也。

晉侯服鄭。謂襄終曰。願與子樂之。晉所以日始

作云謀用明
盜用暗官

也。楚子臨。黎而深恨亡歸于耶陵。以厲其民。楚麻以日。其也。楚強晉弱。機在于此。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楚司以師繼之。養叔。養由基曰。吳乘

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驍兵以待我。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陳見

吳楚構兵。交。君子以具爲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離

相從。言不書。君子以具爲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離

靡有定。罪也。爲明年會而傳。相弔也。詩曰。不弔昊天。離

吳人傲楚。無不得志。而伐喪之役。獨爲楚敗。

冬。城防。書事時也。防。當在小兒致用之前。當時。楚敗。楚

天。吳未至。而民事。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已。聞故言書事時。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防。武仲私邑。請畢農事。大異宿之。城。費亦宿之所。不樂。

鄭良霄大宰石與猶在楚。十一年楚人石與言于子旗曰先
王卜征五年也。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年五
五卜皆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古乃能待。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真者致。止卿一卿。謂良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
晉。焉用之。楚不偏則大臣曉。使歸而廢其使。則楚放良。賢歸國
謀。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和。解使相牽引。令歸不
猶愈乎。楚人歸之。果。陳。陳。良。希。

鄭良霄大宰石與猶在楚。十一年楚人石與言于子旗曰先
王卜征五年也。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年五
五卜皆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古乃能待。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真者致。止卿一卿。謂良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
晉。焉用之。楚不偏則大臣曉。使歸而廢其使。則楚放良。賢歸國
謀。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和。解使相牽引。令歸不
猶愈乎。楚人歸之。果。陳。陳。良。希。

良霄在楚三年。荒謬之性。早爲子囊窺破。囹于楚。適爲鄭
除害耳。不止疾楚以固于晉也。石與除其偏三字。並冲其
隱。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者會晉士句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

莊公老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皆慢不攝故兩入莒欲以齊率諸侯獎成顯功也吳來在會諸侯會之故曰會吳而邾地疏云

叔老叔孫孫也

以叔為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

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代秦

齊宋大夫不壽義與向同孫展晉齊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

已未綸侯出奔齊

不書名從者孫展獻

莒人侵我東

鄙

報入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

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戚解孫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晉趙盾平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

吳伐楚喪敗以屬不德數而遣之卒

第十三國大
夫以謀楚一
策豈能獨得
其一策哉
又以其策
一節而環
不勝枚舉
莫是承上
叙都是另
追叙事在
會前一日也

不為仇楚稱德吾人方壽楚而從事于秦勢豈能獨
與謀楚句蓋設辭以拒其伐楚之謀或傳言非也
子務與在會不自非病務以其通楚使也此年伐青將
執戎子駒支戎子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曰亦姜戎氏
青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青姜姓又別為元
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被苦子蒙也荆棘以來歸
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厚也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彌漫則職女之由主
也諸朝明之事而無與焉不使彼得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
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獨明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黃時方伯姜母是焉棄賜我南鄙
之田鄒但所居射獵所樂我諸戎附其荆棘驅其狐兔射

成禮也通新
金爲微幣使
是餘彼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幣而益敬
其使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稱正齊子叔老也杜
便重幣可知矣然則戎子不
能厚其幣故讓言衆之典

傳志悼公之怠也知武爲帥而魏犇受賞君子之交不相
疑貳也苟偃爲帥而士句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故
此會以句主之斯時鄆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勢矣
士句何人吳人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通吳越楚恃爲
犄角之勢滅偃陽而楚不敢救服鄆而楚不敢爭吳有庸
焉吳告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爲辭故會向之舉名爲
謀楚豈若不知其爲伐夷而敗者既會而如此以抗謝吳
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句固不敢直斥

其非而麾之去也。當會執莒公子。不言滅郕。侵魯而曰通。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駒支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故。蓋恐吳人之爲口實。故以謀楚爲名。其實成懼悌相和。樂豈真爲伐楚之謀哉。自此吳人絕好。不相盟會。夫差之世。竟至黃池爭長。是戎之懼悌依然。而吳之懼悌無聞矣。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

吳子乘之長子。既除喪。乘卒至此。春秋七月既葬而除喪。

有是將立季札

諸樊與季札。辟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

公子負芻也。殺太子將立子臧。成十五年。子臧去。

之。經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故曰義嗣。

王肅曰。適子嗣。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國。禮之宜也。

子臧以無失節。國立之。懷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由然也。功利撥攘之
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亮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爲
之吹毛求疵。則儒者之過也。

續據厚爲私
續據實領私

連延：語爲

一篇之綱

儲云：賦詩見

必飲此不

而喻此理

徒歎國時已

絕矣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程所以及涇不濟諸侯之
渡也。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施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
涇水名。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
錫。言已志。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
在子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
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斷以責于伐秦
使晉侯請于天子。賜之。大略可知。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其告命諸侯。實有哀勸警情之例。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飲毒鄭司馬子蟬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即舊城
有一通渠在內咸林也今爲陝西不度成焉秦不苟偃令曰雞鳴而驚塞井
咸林也今爲陝西不度成焉秦不苟偃令曰雞鳴而驚塞井
華州被位逼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遲遲樂嚴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夷寵反了唯余馬首是瞻言遲遲樂嚴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大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乎莊子曰夫子謂荀命從帥樂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樂嚴下
帥按韓何以歸項項伯游曰吾合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有政介以出何從與項伯游曰吾合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却之役翼城
爲秦所禽廣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却之役翼城
曰此役也報標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
路謂厲將下耳敢不恥乎與土軼土自馳秦師死焉士軼反
路謂厲將下耳敢不恥乎與土軼土自馳秦師死焉士軼反
樂嚴調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宮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同一選經而
又分別伯攝
二種

屬之次孫以
嗣之嫡老不
聞也者

屬之次孫以
嗣之嫡老不
聞也者

子殺余之弟也。弗還。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樂驥次優誣正

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公孫師之子會伐秦。不書情也。慢不道

也。向之會亦如之。孫伯向之會齊衛北宮括不書于向亦

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歸子。攝保齊。攝按當時諸侯大

之強弱。事之勤惰。至之先後。由攝者。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意向焉。之。因晉之告命。魯史書于策。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驪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驪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驪氏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

樂驪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故驪以狄君之賊。為召公。全不知有大義人。謂此段為驪

樂驪。咄咄。奔狄。不如此。他日。為致。謬。誤。咄咄。於此。為驪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驪之怨。實章。將于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

之。前。驪氏。張本。

傷。既。得。公。之。不。振。也。寫。晉。悼。只。待。于。境。一。語。以。下。無。一。字。及。之。然。歷。寫。諸。侯。之。師。寫。荀。偃。寫。樂。驥。寫。樂。鉞。士。缺。無。一。字。不。注。到。悼。公。蓋。尊。周。攘。楚。是。謂。着。主。腦。若。但。以。報。櫟。之。役。再。煩。道。做。之。諸。侯。則。已。偵。也。乃。必。欲。報。伐。則。晉。侯。先。濟。諸。侯。之。大。夫。安。敢。不。濟。而。已。安。坐。于。竟。是。遷。延。之。役。悼。實。倡。之。荀。偃。弑。君。之。賊。也。其。將。中。軍。不。協。人。望。濟。涇。而。次。師。人。多。死。鄒。子。矯。先。進。而。諸。軍。勉。強。從。之。便。見。帥。師。之。將。無。不。逆。迎。所。賴。元。帥。加。意。拊。循。猶。可。振。其。情。氣。而。一。言。債。事。樂。驥。逃。歸。偃。隨。其。後。按。以。軍。法。皆。可。斬。也。夫。文。公。之。霸。顛。顛。以。遠。命。被。戮。舟。之。備。以。先。歸。受。刑。况。於。樂。驥。之。去。事。乎。傳。大。書。樂。鉞。之。言。以。為。晉。國。之。恥。而。能。恥。者。惟。鉞。二。人。然。

經書山齊解
萬世之為人
也。傳其性
也。也。也。
也。也。也。
也。也。也。

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厲逐鞅是假與厲之
弁髦其君君亦自處于弁髦也合十三國之師遷延無功
職此之故末述秦伯一段所以反形晉師也師人秦竟使
秦以一軍陳其情歸則晉師將敗于械林觀荷偃多遺秦
禽何可見而秦景閉關謝晉不與交鋒明年亦不報伐正
與報機之役者大相逕庭也因以請復士鞅作結兄晉伯
勞擾秦自安閒彼此相形得失昭然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

日肝也不名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二年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疏云貽千二

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見子革去皮冠是敬大臣立程皮冠入使公飲之孫文子泝使犬師樂

三
卷
二
十
七
公
十
四
七

人之不計賊

林父歸鄭後
自事國政而
以俱遇台多
在其私邑同
而交結君臣
其無咎久矣
之於然必
而不堪于林
父者傳其言
自見

大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詩小雅共奔章曰彼何人斯

犬師醉

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虞無牽無吳職爲亂階犬師醉

不可以爲師曹人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輒

之公怒獲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遂誦之恐孫刺不解林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弗先必死欲先公并相也於威而入見遽伯玉環曰君之暴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犯之雖奸之庸知愈乎用注愈勝也言運君更進行從

近闕出速出境公使子蟠子伯子皮子與孫子盟于邱

宮孫子皆殺之近戚地。蟠居去反四月己未子與公奔

齊公如鄭地使子行羣公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曰

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野人執之劉用曰公徒居

虎勢所而有
才故為虎食
其父聞之
平其怒者
如兒

言公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作徒河反追公作與河反追公作孫氏追公作初佳反追公作御公追公作子魚追公作庚公追公作日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駒而還。駒車輕

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遠始與公差俱
畏而獨不射丁
公孫丁授公響
而射之貫膺
子鮮母公

第從公及竟按及公使祝崇告亡且告無罪告宗隔也定姜公適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欺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

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衆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

冠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按謂以暴戾之氣加於妾者加

余也。補正謂使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補注傳于此記定妻及

犯之命子鮮及出公不得入國辱其夫人可見

卷之二十一

羅君臣對談
而意實側注
林父直是討
賊賊次以反
應實無一言

傳以此對本
是反照前人
全不沒他

齊侯齊和反
無言無一物

齊定姜敬如與獻皆亡公使倪宗歸周告廟故姜敬如與倪
之脩省痛艾此慈母訓誠之言非黨賊罪君之辭也杜云時
姜在國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婦厚成聞君不撫祖
穆其而越也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婦敢私于執
事衛諸曰有君不弔按恤也謂有臣不敏不奉君命君不赦
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君之辱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
儀南大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
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用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
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貶之謝重恤厚孫歸復命語賊武仲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國于有母弟縛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郝倚衛侯和齊所城郝及
其復也以郝獵歸言其右宰穀夫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此一辭正今
篇結穴處見
詞風全在平
人以反照成
之會

晉使男暗反
照晉無一人

以其從君辭曰余不說初矣附注言已初從君出今自余孤
故欲殺之言一身並善唯少有惡喻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剗
裴而蒸神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剗
穆公孫匹此反孫林父專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聽盟會衛侯在
邾滅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武仲不書未爲退而告其
人曰衛侯其
不得入矣其言勢上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
子辰子鮮聞之見滅紇與之言順道滅孫說謂其入曰衛
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晚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
解前奉爲晚後遂日推
晚音晚排他相反

傳于衛定公卒大誓林父善交晉大夫則與偃何爲黨早
爲是傳張本曰盱不召不釋皮冠二事過之小者不開進
規之言而勃然遽怒斯時尚有君臣之誼哉公復有意激

之。而。二。子。謀。先。矣。然。天。經。地。義。不。可。沒。也。故。以。伯。玉。之。言。
折。轉。而。林。父。之。罪。定。公。使。子。蟬。以。下。述。刃。四。公。子。尹。庚。二。
人。頗。識。師。生。則。知。天。澤。非。丁。公。一。矢。之。遺。公。殘。及。矣。淫。刑。
痛。毒。無。所。不。爲。然。公。不。自。取。誰。敢。奸。之。而。公。之。罪。非。衛。國。
臣。民。所。敢。言。故。以。母。夫。人。之。言。折。轉。而。公。之。罪。亦。定。寧。殖。
謂。其。子。曰。吾。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又。魯。
叔。孫。昭。子。謂。意。如。曰。子。以。出。君。成。名。則。史。策。所。書。必。曰。出。
君。而。夫。子。易。爲。自。奔。自。遁。之。詞。蓋。審。其。致。此。之。由。以。爲。君。
當。脩。德。以。禮。取。下。毋。使。大。阿。例。持。以。白。及。也。豈。忽。賊。臣。哉。
蓋。賊。之。當。討。無。待。言。也。大。叔。居。守。子。展。子。鮮。從。公。隣。國。
大。人。私。議。而。俱。不。以。討。賊。之。衆。望。之。晉。者。何。也。知。今。日。之。

江云意私而
義正

之舊然後黜出天子之制極稱其有禮而從前之非禮可
見然晉之舍新軍非以僭天子之制故也以新軍無帥耳
上斷下叙無限感慨

師曠晉樂大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匿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解傳信
則君可出矣補注二語太甚樂師職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兼風刺非辨大夫比故危者下忌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士

君爲寇讎。同意。從
子用反本或作經。

悼公以出君爲已甚。固將爲討賊之師也。師曠素有賢名。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荀偃之屬也。然爲人君言之。實足爲座右之銘。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敗。軍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吳險所

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

以師。楚蓋楚保。陳吳者。以吳爲中國。援而楚不能退也。荆康之謀。尤出共之上。可畏哉。

庸浦之役。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能。故以三覆敗吳。棠之役。吳人不出。子囊又以吳爲不能。而弗儆也。故要擊而敗楚。敗。關正是一轍。

王使劉定公

劉夏傳稱諡畢其終

賜齊侯命

將昏于齊故也

曰昔伯舅大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

附注昨猶無克昨國

之昨謂世昨太師之

王室之不壞

繫發

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

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

集

也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

因晉而加褒類

齊靈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徇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勲

相屬乃不勉以創霸之桓公而但母以始封之太公隱然

見盟主有人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嘗

字過分傳詳書其文亦以衰周辭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

問衛逐君當討

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

謂劉已立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不詳已矣
定之矣矣

前之利孝

卷二十一

四

因重而擄之。重不可移仲虺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冬會於

威謀定衛也。王賈道曰合列國于林父私邑仲虺而臣是助

義矣。自此則弑析歸。衛有二君者十年

荀偃弑君之賊國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

著則禍必及已。夫魯聲仲遂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鄆歸

生之棺于身死之時。元悼公英主也。十四齡卽位。能逐不

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卽爲寒心。觀後首隊之

夢。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策所以堅公之

信。曠以理言。此以勢言。並列此兩篇以著荀偃之惡。悍

公之間。趙東山反則定其策。弑君無道之例。則証

謂云過空一
語此論
是結句

也。

范宣子假羽毛子齊而弗歸齊人始貳之折羽爲旌王者游車

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疏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材名

全羽爲旌折羽爲旌道車載旌游車載旌知旌道車象路也

王以勅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

鄙保德言看執政之角齊于是如兵于魯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鄭疏謂

一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非也蓋以此爲名而索賂耳迨至

失與國之好爲平陰之師士句之罪可勝誅乎句卑荀偃

不及穉穉穉之直不與已比而偃之愆實與已同可知會

咸定衛孫氏之賂並入於句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穉穉司馬公子午必

城鄆楚從鄆鄆未有城鄆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爲君子謂

風事未得此子囊欲託而未暇故遺言見意

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

謂前年諡君謂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

周言德行歸于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吾于楚得知幾之士二人焉。一爲子文。一爲子囊。子文召

陵受盟。而成齊桓九合之功。子囊不與爭鄭。而成晉悼三

霸之烈。皆知彼知此。愛國思民。故傳並以爲忠。然子文猶

夏自肥。囊唯少挫于吳。觀其以知過爲共。則痛惜于郢陵

之殘民也。以城郢告子庚。不欲其爭中國也。殆高出子文

一籌。其君將死。以爲辱社稷。其臣將死。不忘衛社稷。楚安

得不強。

夢左補義卷二十六終